

鄭子瑜著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中國修辭學史

兩合堂汪中



鄭子瑜著

文史哲學集成

中國修辭學史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中國修辭學史

主編者：鄭子瑜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〇七五五號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撥〇五一二八八一二彭正雄帳戶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

定價新台幣四〇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二月初版

文史哲學集成

(200)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國修辭學史》自序

本書初稿名爲《中國修辭學史稿》，於一九八四年五月初版（這是版權頁上的記載，其實是一九八四年底或一九八五年初才出書的），計平裝本數萬冊及精裝本數千冊，短期間即行售罄，也許因爲是第一本的修辭學史，如郭紹虞先生的序文所說的吧。

本書於《中國修辭思想的萌芽期》，原只介紹了先秦諸子的修辭思想。在第一節《楔子》裏，提到《詩》、大雅、板》的「辭之輯矣，民之治矣。……」還以爲只是不自覺地偶發的修辭意識。後來再細讀經傳，發覺經傳談修辭的地方可是不少，因另寫《經傳談修辭》一文，加入於第二篇作爲第二節。更由於王人聰、胡性初二先生的示意，說是在甲骨文文中可能有談修辭的記載也未可知，因稍稍涉獵甲骨刻辭和吉金文辭，另寫了《甲骨文談修辭的記載》一篇，得到管燮初先生的指點，作爲修訂第一版中國修辭思想萌芽期的上篇，而將原來介紹先秦修辭思想的一篇，改作中國修辭思想萌芽期的下篇。我希望能得到更多古文字學家的指教，並有更多更完善的關於這一類記載的發現。（我所發現的甲骨卜辭文字過於簡短，缺乏完整的上下文以資佐證）。

我也陸續收集到一些可以補入其他各篇的資料，打算等待以後有充足的時間才來補寫；但即使不補寫也沒有多大的關係。只是第九篇（現改爲第十篇）敘述現代修辭學，掛漏的地方較多，李金苓，易蒲

二氏在一九八六年第一期的《復旦學報》發表的《評鄭子瑜〈中國修辭學史稿〉》，也指出了這一點。說實話，三十年代以後一些新著的修辭學，我能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餘的是在本書初稿完成了之後才看到的，所以只能在第十篇的小結裏提一提本書未及提到的修辭學著作（限於單行本的）的作者和書名，但也以一九八一年以前出版的修辭學新著為限，因為本書的初稿是在一九八一年完稿的。至於臺灣學者的修辭學著作，除了傅隸樸先生的一本以外，我是到了香港以後才看到的，承蒙同事蒙傳銘、黃維樑二先生的提示，已補寫了《臺灣的修辭學研究》一文，作為此修訂本第一版第十篇的第七節。

關於第九篇（現改為第十篇）提到的語法修辭結合論，我怕我在初稿裏的提法未必妥善，曾寫了一封徵求意見信，向多位認識的語言學者徵求意見，得到呂淑湘、張志公、胡裕樹、吳士文、宗廷虎、陳亞川、王希杰、林文金、濮侃、胡范鑄、鄭遠漢、袁暉、鄧明以諸先生有精闢見解的回信，為限於篇幅，只選出有代表性的呂淑湘先生的一封信，作為本書的附論。

本書的「附論」，除了呂淑湘先生的一篇《我對語法修辭法合論的意見》之外，其餘五篇，都是著者自己所寫的：一、與陳望道先生論照應，二、論《史記》修辭之偶疏，三、評傅庚生氏《中國文學欣賞舉隅》與周振甫氏《詩詞例話》，四、評楊樹達氏《古書句讀釋例》，五、讀《談藝錄》與《管錐編》筆記。第一篇是二十餘年前的舊作，曾收入拙著《中國修辭學的變遷》一書（一九六五年日本早稻田大學語學教育研究所出版），第二篇是應邀於一九八一年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演講的講辭之節錄，其餘三篇，則是最近才寫成的。

最後，我得感謝陳亞川、李金苓、易蒲、王希杰、陳子善、蒙傳銘、黃維樑、陳國球、高岳、王曉

祥、羅守坤、趙蒙良、曾志雄諸先生，他們或爲指示本書疏略之處，或爲修訂《中國修辭學史》第一版的問世盡力相助，都是使人難於忘懷的。還有黃永武、黃慶萱二先生爲本書的出版諸多關懷，尤其值得感激。日本友人實藤惠秀先生幾次三番來函詢問本書什麼時候可以出版，他和郭紹虞先生對我都極爲關懷和顧愛，可是本書出版時，這二位前輩學者都已經作了古人了，令人不禁泫然！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鄭子瑜識於香港。

《中國修辭學史稿》郭序

郭紹虞

當今治中國修辭學者，寥若晨星；尤其在國外，由於資料的很制，研究者更少。可是，我讀到鄭子瑜教授的《中國修辭學史稿》一書的初稿大綱，却不禁躍然而起，認為空谷足音。

修辭學之所以成爲一種學科，就因爲它能起一種幫助人們修飾言辭文辭的作用。從語言的方面看是言辭，從文字的方面看是文辭。在語文一致的國度裏，可以不必作此區分；但在語文分歧的國度裏，就必須作此區分。比如中國的文學就可有語言型的與文字型的之分。這兩類有統一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就其同的一面講，語言與文字本是不可分割的，所有文學作品也都是以語言爲基礎的，至少要有比較共同的普通話，以此爲基礎，才能用來通情達意。假使語言的規律與文辭的規律完全不一致，那又怎能用來作交換思想的工具呢？

但是，中國的文學可有文字型的與語言型的之分，却又是明顯的事實。文至駢體，詩至律詩，可說已變到極端，與口頭語距離得太遠了。然而在單音節的語言與講究音節的文學裏，却不妨有這種極端整齊和駢偶的體制。這種文體是其它各國所沒有的。這也就可見這種文字型的文學還是有它語言的基礎。

何以說文字型的文學會有語言的基礎呢？我們試看小說之類，描寫各種類型的各種人物之口吻，可說是語言型的文學了，然而《紅樓夢》描寫劉老老的口吻：「我們村莊上種地種菜，每年每日，春夏秋

冬，風裏雨裏，那裏有個坐著的空兒！」（三十九回）其中用四言詞語的地方相當整齊；但這些四言詞語，一方面有一定的順序性，一方面又有一定的音樂性，恰恰符合劉老老的口吻，所以我們必須知道，漢語的本質，即如駢文律詩這樣的特例，也不是完全違反語言的，不過走向極端，才顯出文字型的特徵而已。

一方面成爲文字型的文學之特徵，一方面恰恰又說明這種特徵，還是符合民歌俚語的本質，所以「老劉老劉，食量大如牛」，又成爲博得滿堂哄笑的絕妙韻語。這就說明語言與文字、言辭與文辭盡管有相當大的距離，但是一脈相承，還是有其不可分割的一面。

這些意思我在子瑜教授的著作中見之。子瑜教授深知漢語修辭學的特徵，在論清代的修辭學中，一方面引吳德旋的《初月樓古文緒論》：「古文之體，忌小說、忌語錄、忌詩話、忌時文、忌尺牘」，說明古文與語言不同的地方；一方面又引袁枚的話，謂「古聖人以文明道，而不諱修飾；駢體者，修辭之尤工者也」，認識到駢文與修辭的關係。這不能說鄭氏有些重視文辭，忽視言辭，却恰恰說明他看到言辭和文辭的區別。他在論宋金元的修辭學中，引文天祥語，謂「辭之義有二：發於言則爲言辭，發於文則爲文辭」。這些話每爲一般研究修辭者所忽略，而子瑜教授特拈出之。這就值得注意。當然，文氏之意是兼指人之修業而言，但也不妨引申之看作是一般的言辭文辭之別。依照這樣的看法，那末，子瑜教授之意也就顯然要強調言辭文辭的差異，而與我們所謂語言型與文字型之分，就頗爲接近了。

最後，我覺得子瑜教授之作有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是他的研究方法能另闢蹊徑，不循一般修辭學的舊轍。一般人好像除辭格外就無所謂修辭學，

這實在是一種誤解。從辭格來講修辭，當然可以說抓住了修辭的核心，但這只是解決了部分問題，還不能包括中國修辭學的全部。此書對於辭格，雖也很注意，但更着重在講中國修辭學的歷史，那末，目光所在，就不限於辭格方面了。這是一點。

第二，早稻田大學對現代中國修辭學影響很大，子瑜教授能在那兒講學，講中國修辭學，這真可說是在魯班門下弄大斧。假使沒有一套真實本領，又怎會博得他們的信任，這是硬碰硬的鐵一般的事實。然而他竟能博得他們的信任一再受邀請，並取得盛譽，這就不是容易的事。我想這正因他所講的是中國修辭學的歷史，另闢途徑，可以相輔為用，所以更受歡迎。這是另一點。

但由於子瑜教授是至今為止第一個研究修辭學的歷史的學者，這書是第一本的中國修辭學史，無可借鏡，而子瑜教授又久居海外，找資料比較困難，所以他在自序中謙稱這書或有未盡完善的地方，只能算是一本稿子。這是我們應當加以體會的又一點。

承子瑜先生不棄，千里惠書，囑寫前言，因就所知，聊貢蕪辭，尚望子瑜先生有以教之。

一九七九年九月郭紹虞序於上海。

《中國修辭學史稿》自序

一九六四年四月，我應聘來日本東京，任早稻田大學語學教育研究所客座教授兼研究員，主講「中國修辭學」特殊講座。參加聽講（其實只可以說是共同研究、共同討論）的有實藤惠秀先生（教育學院教授）、堤留吉先生（文學院教授，中國文學系主任）、大矢根文次郎先生（教育學院教授）、陣內宜男先生（教育學院教授）、原田正己先生（文學院教授）、大村益夫先生（語學教育研究所講師）等，由精通中國語的松浦友久氏任通譯。第二年三月任滿離職。

這一年的生活，可以說是過得很有意義。我們拿早稻田大學校友陳望道氏的《修辭學發凡》來作為研究的對象，再加以補充和批評；有時比較古今修辭的異同，有時針對漢文特殊的修辭技巧，細心研究作者的構思。從諸位先生所提問題得到的啓示，使我立下了決心，要對中國修辭學的變遷，作一番探討和研究的工作。可惜我那時忙於和實藤先生共同編校晚清最傑出的新派詩人黃遵憲與日本文人大河內輝聲、龜谷省軒、岡鹿門……等筆談的遺稿，無暇將我們在修辭學講座上討論、研究的結果，加以記錄和整理。這是使我至今還感遺憾的事。

是年五月三十日，由全日本的漢學家所組成的中國語學研究會在早大舉行關東區例會，早大的研究會幹事們便推舉蘆田孝昭先生和我在會上演講，蘆田氏講魯迅文章的技巧，我的講題便是《中國修辭學

的變遷》。大家知道，談到中國文學的變遷，有中國文學史；談到中國哲學的變遷，有中國哲學史；談到中國史學的變遷，有中國史學史；談到中國文學批評的變遷，有中國文學批評史；只有中國修辭學却還不曾有「史」，所以我要作大膽的嘗試，乘着這個難得的機會，來和諸位日本漢學家談談中國修辭學的變遷。可惜由於時間上的限制，而且講題的範圍又是那麼廣泛，結果講得不夠周詳和不夠理想自是難免的事。但當時的早大語學教育研究所所長宮田齊先生却賞識它，提議將我這篇講辭和我前後所寫的有關修辭學研究的幾篇論文，編為一集，由研究所出版，列為研究所叢書第一種。研究所只將此書寄贈給日本、中國以及世界各國著名大學之設有中國語學講座者，極少公開發售。

由於這篇講辭不夠周詳和不夠理想，所以我決意要重新來編寫。自從離開早大以後，這十餘年來，我曾斷斷續續對中國修辭學的變遷，再作過了一些研求探討的工夫，並且把所能看到的資料，都一一寫下來，或複印下來；只是人事奪光陰，一直沒有機會加以整理和纂述。

郭紹虞先生為拙著《中國修辭學史稿》而寫的序言，說早大對中國現代修辭學影響很大。早大也栽培了至少三位著名的修辭學家，其一是島村瀧太郎（即島村抱月），卒業後在母校執教，於一九〇一年著《美辭學》，第二年，又著《新美辭學》，後者確是一部修辭學的權威巨著；其一是五十嵐力，後來也在母校執教，於一九〇九年著《修辭學講話》，所舉《辭姿》，多至三百餘種，是繼《新美辭學》之後的佳作；還有一位是陳望道，他回中國以後，繼續勤求探討，終於一九三二年完成了千古不朽的巨著：《修辭學發凡》。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的《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有復旦大學語言研究室為紀念故校長陳望道而寫的一篇《陳望道同志的治學特點》，文中提到了陳氏的修辭學體系的建立，曾引述拙

著對他的評價，說：

「至於他的修辭學體系的建立，更是體現了他對古今中外學術方法的成功運用。鄭子瑜《中國修辭學的變遷》評價說：在中國現代修辭學的發展中，陳望道是真正採用科學方法『徹底將中國修辭學加以革新，把中國各種修辭現象做過歸納的工夫，寫成了一部有系統的兼顧古語文今語文的修辭專書的』第一位修辭專家，鄭著在分析說明陳望道在修辭學研究上擷取了一部分外國的研究成果後指出：『陳氏的修辭學仍舊是他自己的修辭學』『同時也是中國的修辭學』。正是這樣，他對於古今中外學術方法的運用，決不是古董、洋貨的片斷雜陳，而是貫通古今、融合中外的有機統一，是一種創造性的學術勞動。」

我久居新加坡，環境特殊（可說是個商業社會），參考書既不易得，又缺少共同學習的朋友，所以學養不足，自是意料中的事。去年春天，大東文化大學爲了要創辦外國語學研究院，聘請我來當半永久性的教授，以講授「中國修辭學研究」。我自慚出身於特殊的環境，學養確有不如人的地方，若非加倍努力，不足以報答衆人的厚望，故想配合我的教學工作，將十五年前在早大出版的《中國修辭學的變遷》從頭改寫，松浦友久先生也勉勵我應該繼續努力。我的改作注重在對中國歷代修辭論的引證和批評，更名為《中國修辭學史稿》。郭紹虞先生看了本書的初稿大綱（只是本書的一個輪廓），預爲本書寫了一篇序文，先輩的鼓勵，使我又是感激又是慚愧。但由於我的學養不足，再加上時間有限，所以寫得不完善和疏漏的地方，相信是在所難免的。所以這書只能算是一部稿本，希望以後能有修訂的機會。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五日鄭子瑜序於東京大東文化大學中國語學研究室。

凡例

一、本書於同一朝代或同一時期的修辭論，乃是根據所論的性質以及各家意見之異同而加以歸類和作先後的安排，未必依照作者生年或著作之先後而加以論列。

二、本書於引述各時代作者的修辭理論的前後，或加以說明，或作比較、論列，很少說到作者的生平。（即使說到，文字也很簡略。）因為作者的生平與作品的思想內容關係較大，與修辭理論的關係較小；而且這一類作者的生平，讀者如果覺得需要，也不難自己查考，所以只得從簡從略。

三、本書所引文字，除一小部分根據原本核對並注明版本名稱外，其餘大部分引文，是根據近年來新刊本核對的，不再一一注明原版本的名稱。

中國修辭學史 目錄

《中國修辭學史》自序	一
《中國修辭學史稿》郭序（郭紹虞）	五
《中國修辭學史稿》自序	九
凡例	一三
第一篇 緒論	一
一、「修辭」二字的含義兼論文辭和語辭	一
二、修辭學與邏輯、語法及文學批評的關係	五
三、中國歷代修辭學發展的大勢	八
第二篇 中國修辭思想的萌芽期（上）——甲骨金文時代	一五
一、楔子	一五

二、甲骨金文中談修辭記載的發現	一六
三、小 結	二三

第二篇 中國修辭思想的萌芽期（下） 先秦時代	二七
------------------------	----

一、楔 子	二七
二、經傳談修辭	二八
三、道家的修辭論	四五
四、儒家的修辭論	四七
五、墨、法二家的修辭論	五五
六、小 結	五七

第四篇 中國修辭思想的成熟期——兩漢時代	六一
----------------------	----

一、楔 子	六一
二、董仲舒《春秋繁露》論《春秋》的用辭	六一
三、賈誼《陳政事疏》論避諱、王逸《離騷經序》、王符《潛夫論》論譬喻	六六
四、劉向《說苑》主張飾辭和善說	六七
五、司馬遷、桓寬、揚雄、班固、王符、荀悅論華質	六九

六、王充《論衡》反對華文飾辭、評論夸飾·····	七二
七、小 結·····	七九

第五篇 中國修辭學的發展期——魏晉南北朝····· 八三

一、楔 子·····	八三
二、一般的修辭論·····	八三
三、論文體與修辭·····	九四
1. 曹丕《典論·論文》·····	
2. 陸機《文賦》·····	
3. 摯虞《文章流別論》·····	
4. 李充《翰林論》·····	
5. 蕭統《文選序》·····	
6. 劉勰《文心雕龍》·····	
四、論作家的修辭技巧·····	一〇五
五、談論辭格·····	一一七
六、小 結·····	一二六

第六篇 中國修辭學發展的延續期——隋唐時代····· 一三五

一、楔 子·····	一三五
二、反駢儷而正文體的主張·····	一三六
三、主辭巧的修辭論·····	一三九

四、反對麗辭的修辭論·····	一四二
五、劉知幾的《史通》論華約、辭格及其他·····	一四七
六、論作家的修辭技巧、南北修辭的不同及各種文體的修辭特徵·····	一五七
七、《藝文類聚》論連珠（卽頂真）·····	一五九
八、武曌《織錦回文記》·····	一六一
九、杜甫以詩論辭格·····	一六三
十、《詩式》與《詩品》·····	一六四
十一、白居易、柳宗元、皇甫湜論辭格·····	一六九
十二、《文鏡秘府論》對中國修辭學的影響·····	一七三
十三、小 結·····	一八七
第七篇 中國修辭學發展的再延續期——宋金元代·····	一九一

一、楔 子·····	一九一
二、主綺麗、折衷與反雕飾的修辭論·····	一九二
三、論消極修辭·····	二〇五
四、論作家的修辭技巧·····	二〇九
五、第一部修辭學的專著——《文則》·····	二一四